

东海风云	北伐时期金山县衙门夺印记	倪仲谋遗稿 钱荣国整理	1
	烈火照天地 红星乱紫烟		
	——浦南地区农民暴动纪要	潘梦林 钱荣国整理	2
	两浦支队	张金根口述 潘梦林整理	14
	“天下第一军”的崛起和衰亡	永良 仁夫 熊光	18
	漉南沦陷区抗敌斗争片断	沈毅	27
	松隐地区的一场军阀混战	宋顺康	30
政坛一瞥	金山县的国民党与三青团	叶心源	32
经济史话	明清以来农民的田赋负担	蔡仁甫	35
	币制“天方夜谭”		
	——忆建国前夕的金圆券	俞国英	37
	漕泾流通“代铜元券”始末	王金甲回忆 潘梦林整理	39
	枫泾经济沿革史略	俞剑峰	40
科技述林	天文学与江苏		
	——高平子在台湾“江苏文献资料征集座谈会”上的讲话	高钟 供稿	42
人物春秋	顾尚之传略	陆士钧供稿 蔡仁夫整理	45
	张堰高家(附高氏世谱)	综合《张堰乡志资料》和金小毛来稿, 蔡仁甫整理	47
	先叔父吹万先生述略	高铨供稿	50
	高平子	蔡仁甫	53
	高氏后裔简讯一束	高铨 蔡仁甫提供资料	57
	姚石子与南社	钱荣国	59
	漫话黄伯惠	汤琦	61
	朱又禄二三事	钱振华 王稼铭供稿 钱荣国整理	63
	内妇科中医朱悦儒	朱雷明	64
	千巷历史人物拾萃	许秀楠 盛明云 金定鑫供稿 钱荣国整理	66
	姚杏林其人	彭俊钧供稿 庄学渊口述 汤琦整理	68

掌故轶闻	陈陶遗营救周刚直	《松隐乡志》编写组整理	70
	徐天雄轶事数则	陆士钧	72
	枫泾的三大兵事	俞剑峰	79
	民元亭林大劫案始末	沈毅	80
	张堰镇遇劫记	丁匡成	82
	金兰畦与柳亚子	朱子云	84
文物古迹	记金山县抗日阵亡将士暨殉难同胞纪念碑	《松隐乡志》编写组整理	85
	澄鉴寺及其它	夏平森	86
	关于张中悬挂“肖室”与“小军斋”横匾的事	于畏言	87
艺林文苑	“金山艺文志”简介	马昌焯	88
	历代枫泾修志录	俞剑峰	90
追源溯古	金山县建置沿革	马昌焯	92
	朱泾河道今昔谈	马昌焯	98
	恰如髫龄思绪烟雨中——朱泾怀旧	叶岛	100
	兵荒马乱话童年	汤琦	105
	童时游秦山忆笔	吴醒中	108
文献存要	陈毅市长“致语”及有关报道	高铨、姚昆群提供资料	111
	表弟姚君石子谏	编辑部录自民国三十五年《金山县鉴》	112
	寒隐先生墓表	高铨提供资料	114
画页	吹起抗战的号角	魏东麟	
七·七纪念	难忘的回忆	蔡定一	116
	卢沟桥的枪声	石明祥供稿 钱荣国整理	117
	纪念“七·七”抗战五十周年	彭鹤濂	118
	抗日战争五十周年有感	黄思维	119

北伐时期金山县衙门夺印记

1927年，国内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是十分严峻的。一方面北洋军阀在北伐军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反动统治摇摇欲坠；但另一方面，蒋介石在上海磨刀霍霍，阴谋发动“四·一二”事变，向革命者开刀。革命和反革命的较量，在国共双方和国民党左、右派人士中日趋明朗化。我县的县衙夺印事件，正是当时这种斗争的集中反映。

春，北伐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挥师北上，军阀孙传芳的残部从金山溃逃。北伐军进军金山后兵分二路：周凤歧（此人抗战时在沪投敌，后被处决）的二十六军驻朱泾，薛岳的一军一师驻张堰。

张堰早在1923年即成立国民党金山临时县党部，共产党员李一谔担任国民党县党部筹备委员，并与几名国民党左派人士一起开展社会工作，在南乡（县境南部）一带已很有影响。但北部朱泾地区，却被国民党县党部内的右派势力所控制，因此形成了南左北右的局面。

当1927年革命高潮到来之际，在李一谔等同志的组织和发动下，张堰、干巷、吕巷、廊下、钱圩等地推选了左派地方人士莫伯筹（干巷莫家厍人）为民选金山县县长，并上报第一师政治部批准。但朱泾方面右派地方团体也推选与水警有关系的焦德一（纯祖）为金山县县长，并报请二十六军政治部批准。从而酿成了两个县长、南北对立的紧张形势。

3月28日，李一谔集合人民武装和地方干部数十人，从张堰出发，经干巷直抵朱泾，意图接收县印，将县府迁至张堰。沿途镇集，人们均热诚欢迎。干巷还准备了大量鞭炮，待斗争胜利后燃放。

至朱泾后，县印与档案交接都较顺利，但南方人员在接印后戒心警惕，不

作戒备，殊不知焦德一也已来金。在与朱泾地区右派势力共同策划下，伙同各机关残余军警，亮出武装，强行将县署内的武装人员缴械，并迫使接收人员交出印信，还将署内接收人员莫伯筹、李一谔、陈端志、褚士超、丁瑞璋等扣押。

事件发生后，南北两方各向驻军政治部汇报，要求处理。但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清党”即将开始。“夺印”旬日后，省党部派特派员滕仰之来了结此事。省府承认焦德一为金山县县长，将拘留的南方人士统行开释。不久，上面又来了一道指令，认为李一谔、翁明哲、张慰民、丁瑞璋、褚士超（褚非党员）五人为共党分子，予以通缉。后来李一谔被捕牺牲、张慰民被捕判刑外，其他三人幸得逃免。

倪仲谋遗稿 钱荣国整理

烈火照天地 红星乱紫烟

——浦南地区农民暴动纪要

广大农民在封建的生产关系下，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反映到阶级关系上就集中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金山文史资料》第四期上陆治钧、张翼生同志所写的钱圩镇和北张乡的两次农民暴动反映了此类矛盾，而本文所述的浦南地区农民在抗战胜利前夕所掀起的“哄吃饭”暴动是一次规模更大、斗争更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在此作一详细叙述，以唤起人们对农民运动的深刻印象。

火 源

民国三十四年（1945）七月，正处于抗战胜利前夕。抗战八年，人民受尽日寇、汪伪政府、国民党地下政府各种所谓游击队的层层盘剥，已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不少农民食不果腹，只以糠菜度日，因此民怨沸腾，不惜铤而走险。

据潜泾乡机关老同志姚顺歧回忆说：“我出身张泽，在二十一岁那年，也参加过“吃共饭”队伍。事发那天，该处苏泾乡乡长丁金康因不顾人民死活，强行召集全乡保甲长、保正、在地主薛志根场上开会。他提出要限时缴纳军米，逾期处罚，在场还有保安大队长和队副两人弹压。”连国民党松江县政务三科乔洪济在对叶树区津荡等四乡的一份调查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以下事实：“经各方博访周咨始悉，造因确系民众不胜负担所致。缘以松县区内，去年收成欠佳，民众已感粮荒，而敌伪踏逼军米，反较以前为巨。松属浦南一带而言，去年米粮收成，每亩约在两石以内，为敌伪勒收每亩一石五斗之多，事实上早已十室九空，而在该区内负责地下工作部队如独立保安第三支队马丁行动纵队、县府直属部队及忠义救国军等，不下数千人给养，均仰给于此，民众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加以县府所派征收军公粮人员，履行强迫夺取，无论有无，按户征收，无力交纳，动辄绑人勒逼，并加吊打，征收时既无确额，且不给据，早已民怨沸腾，又在征收军公粮期间，其他苛税同时并施。如养牛每头征收伪币三十万元，猪每只征收伪币六万元，一般民众，实有无粮可征，无款可出之苦。松属历来以米食，现已改为麦食，后竟麦食亦无而食麸皮者，以致甘饑者暗自怨艾，悍强者铤而走险矣！”并下结论说：“窃查，松江此次民众暴动事件，主因确为征收人员横征暴敛，民众不胜负担所激成。”

导火线

由于农民无法生活，积怨极深，因此农民与统治者的斗争一触即发。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7月26日（农历一说是六月十八，一说是六月廿三），一场逼征致死人命引起群愤而反抗的斗争终于爆发了。

据老同志姚顺歧追述：“当苏泾乡乡长丁金康在会上逼交军米时，有个甲长因家里已多日揭不开锅，和乡长顶撞起来。当时保安大队长就动手打人，激起这个甲长的愤怒。他随手操起长凳向保安队长头上击去，因用力过猛，一击送命。出事后，还众怒未平，吓得乡长和队副两人急急逃命。在场的保长施宝才镇静地说：‘饿杀不如犯法，这是官逼民反，横竖要倒霉，祸已闯了，索性闯得大一点。大家回去发动一下，按户出人，去混吃饭吧！’”于是一呼百应，一支哄吃饭的队伍迅速形成。

乔洪济的“调查报告”中记述有所不同。“报告”中称：“本年7月26日，叶榭区津塘乡七团地方，首先发生暴动。据查因一穷苦乡民以卖两鸡之值，易米四升，为征收人员强索取去，愤而自杀，激起民众公愤而起。群众殴打征收军公粮之乡警，并当场击毙保正顾培根及其小老婆罗世妹、副乡长谢洪藻。”所述情况与前不同，但激起众愤击毙乡长则相同。

另据当时我地下党浦南工委负责人黄竞之回忆说：斗争的导火线，是张泽地区津塘乡有一户姓蔡的农民，被苛捐杂税勒索得家无一粒米，他的妻子到亲戚家借到了一些稻谷回来，在路上被伪军抢走，一气之下，回家上吊自杀。待丈夫回来见妻气绝身亡，求生无路，怒愤交织，拿起菜刀将四岁孩子杀死，自己也割断喉管自尽了。当地群众看到蔡家三口死得悲惨，愤怒非常，一场规模巨大、空前激烈的反饥饿斗

争，终于在浦南地区爆发了。

综上所述，导火线起自无穷无尽的敲榨剥削而激起民愤，当属毋庸置疑。

燎 原

7月26日，农民击毙七团保正顾培根及其小老婆罗世妹后，靠近漳塘的亭林区九峰乡农民也闻风而起，对强行收割军粮的保长及乡警陈少云等痛打严惩。

7月27日，张泽地区的漳塘、善福等乡（当时为叶榭区的西四乡，不久改设张泽区）有数百农民开进张泽镇，并到各乡保正处进行抗捐斗争，开始“吃大户”的行动。

群众起来后，叶榭地下党蒋梯云同志也积极投入了这场斗争，起了引导和组织作用。斗争的烈火从张泽烧到叶榭、亭林、漕泾、波及浦南，成千上万原来受抑的农民一呼百应，拿起锄头铁棒，高喊：“我们肚子饿，我们要吃饭”等口号，人数多达四、五千人。

当时亭林镇驻有日本警备队、宪兵队和日伪和平军，慑于农民威力，龟缩驻地，不敢妄动。

当时漕泾的地下党盐民支部负责人乔育宽得悉后，立即向上级组织汇报，得到上级明确指示：（一）派人出去了解确实情况，掌握动向，如果群众斗争向东发展，决定调浦东武装力量支援；（二）盐民支部（大沙村）派共产党员徐苗根以卖私盐身份，到张泽、亭林一带前去了解情况，同时准备发动盐民起来声援农民斗争。后因暴动烈火被扑灭而未及行动。

姚顺歧同志回忆：“暴动队伍形成后，先到地主薛志根家包围起来，把他夫妇及一个儿子捆绑后丢入祝家港河里淹死。随即队伍涌向张泽镇，把镇长徐望之敲死，打开他开设的三德米行，将库存“军粮”

全部分掉。大家吃饱了饭，烧了徐的房屋。这时，‘吃共饭’的队伍已扩大到一千多人。第二天到叶榭，击毙叶榭区长戴琪瑤及一个税收人员。第三天涌入亭林。沿途群众都自行加入，人数越聚越多，秩序也开始紊乱。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混水摸鱼，跑到商家乱拿东西，引起一部分加入者恐慌而走掉。我也是其中之一。”

农民的造反声势吓坏了敌、伪、顽、特等上层人物，十万火急的告急文书，急如星火，密如雪片。平时耀武扬威的县长钟灵、区长彭正纲、金述谦等，都惶惶如丧家之犬。当时，亭林区区长彭正纲得悉农民在叶榭的行动后，吓得尿屁直流，急急忙忙躲到盛家埭（后岗一队）姘妇颜美珍家。群众得悉后，拿着锄头铁镬直奔颜家，吓得彭从后门狼狈逃窜。

下面举两个区长的“报告”为例，看农民运动的声势何等雄壮！

亭林区区长彭正纲报告：

为呈请本区乡民暴动情形，祈鉴夺示遵由：县座钟钧鉴：

顷据本区九峰乡乡长严锡良呈称，七月二十六日，职征收公粮之际，有乡民一众，竟发生暴动行为，将乡警、保长殴打，虽经职竭力呼之，但人多口杂无效，结果乡警陈少云受伤最重，遍体鳞伤，起坐不能，并欲烧乡警房屋，经尽力解劝，始含恨而散。似此情形，有碍将江作，为特备文呈请鉴核示遵。

七月三十日

漕泾区长金述谦 报告：

县座钟，本日下午三时，据蒋庄乡乡长马晋臣报称：“本乡发现难民千余名，手持锄头、铁耙，敲锣示威，蜂拥向山阳而来”等语。当即派特务队前往山阳弹压。又据漕泾镇镇长叶鸿奎报告：“该镇商

店突然罢市，经劝无效，请派部队前去调解镇压”等情。旋又据蒋庄乡逃出征收员方青山云：“蒋庄副乡长被难民扭打，生死未卜；新街交通站站丁四人被难民所杀”等语。一日之间，突然事起数处，非弹压劝诫可以制压民变。为避免无谓牺牲起见，除留少数人员仍住区境担任情报外，率领区署人员及区特务队于本日下午转移大石头（金山县）附近张家桥办公，待时局稍平即返区境。

金述谦

民国34年8月3日下午1时于金山县张家桥

鬼 技

国民党当局处此“火烤”的局面，显得束手无策，于是表演了不同的嘴脸和手段：

一曰欺瞒。

为了弥煞事实，推卸责任，一将主因捏造我党煽动。如彭正纲在7月31日给钟灵的“报告”中就诬称：“侦悉确实情形，其中乃有异党分子在内煽动民众，具有计划之举动。”即为一例。一将起因放到“汪伪”头上，反正是打落水狗，无伤大雅。现录两则电报作例证：

（一）代电，机急。专员阮（清源）、指挥官胡（正斌）钧鉴：据叶榭区区长戴琪瑶察称奸匪及黑衣队潜入区境，以抗缴军粮为号召，煽惑民众暴动，于（七月）三十晚击杀乡长、保正、保长并友军工作同志等，除详情查察外，派一大队吴（群光）大队长本部驰赴弹压，谨先电闻。

职 钟灵 秘机1634号

八月二日发

（二）代电，机急（火急）

~7~

机急。专员阮、指挥官胡钧鉴：×京代电，据报此次叶榭、亭林区民众暴动，系受敌伪奸匪之黑衣队煽惑，而有计划之举动……以民众为掩护，一面屠杀我政府工作人员，一面驱逐我部队，使整个行政系统破坏于无遗……谨特电陈，并乞转饬防范为禱。

职 钟灵 秘机1652号

八月三日发

二曰镇压。

农民暴动一开始，钟灵除了对上用欺骗一手外，另一手就举刀杀人。他高叫要“消灭敌奸”，派出自己的第一大队，由吴群光会同浦南三区的保安队、特务中队前往“清剿”，并派心腹主任秘书骆公望坐镇指挥。还发出代电云“朱专员（布克）、冯副司令（子鸣）兄、王县长（耀强）兄、阎县长（震东）兄、王县长（梓良）兄、汪县长（锡康）兄、亢指挥官、翟县长、谷（守信）支队长、蓝（国标）支队长、黄总队长、王主任（玮峰）兄勋鉴：敌伪企图固守海岸线，一方面利用奸匪，一方面敌伪混合组织一种特警队，抽调各地区的敌伪军，在沪宁受特殊训练，每组约三十人，携带手枪、服装，言语民众化，潜入民间，侦察地形，实施民运工作，利用民众弱点，煽惑暴动，搜索我方工作人员，在民众聚集时，实施宣传，暴行时则有便衣之敌伪分数路为之掩护，现本县叶榭、亭林各区均已发生蔓延，数达七、八千人，除已派队权机剿抚外，谨电奉闻，乞飭囑，一致防范为荷！”

亭林区区长彭正纲更是磨刀霍霍，对农民运动恨之入骨，他在给钟灵报告中咬牙切齿地道：“查此暴动，其荼毒行为，殊堪痛恨；残酷野心，足胜敌对。……而此等暴徒若不即予究办，政令何以推进，人心难服，即罹难人员亦不甘泉下。”他亲自罗列黑名单，抓人有175名之多。其狰狞面目，清晰可见！在他们的屠刀下，农民牺牲

很多。

三曰“打入”。

一批特务受命以假蒙真，打入农民队伍内部。有的假装公道，发表演说；有的混水摸鱼，趁火打劫；有的匿影藏迹，暗察动态。有一特务张苏龙，于8月2日向自卫第一大队长吴群光密告说：“新街乡公所有一姓陈的，本是浦东籍人，原是做米商的，据他平日的口气，总以新四军为最纪律好，将来能立足的话。此人今日（2日）于乡公所（新街东北蒋福祥家）召开保长会议，我与李中队长去时，他很回避我两。此种情形，很感疑惑，希拘捕问明，以免后患。”如此卑劣的行径，在特务中屡见不鲜。

四曰诱杀。

8月4日，钟灵派遣骆公望（主任秘书）、吴群光（自卫第一大队长）到张家桥，会同漕泾区区长金述谦的区特务队和郭守信、蓝国标支部一起阴谋策划。当天他们组织起一支二百多人的队伍，伪装成“吃共饭”的农民模样，暗藏武器，手持梭枪、匕首（事前定制），边敲锣、边高喊：“大家吃共饭去哪！”一清早就窜到了西护塘镇西面一带（现护塘十队）。这时农民都在田里干活，有的拿了扁担在挑猪粪送肥。他们听到喊“吃共饭”，想走过去看看，谁知一阵枪声，新石桥头七人就被惨杀牺牲了。此种蓄意谋杀的残忍手段，惨极人寰，令人发指。

五曰征物征资。

民国34年8月31日下午，在漕泾区署召开第三次乡镇会议。会议决议如下：

一、奉派秋季服装六百套，日用品六百份，飭各镇照办。前因敌人流窜延误，奉县府令，催限于9月5日先解交秋季服装三百

套。

二、奉派本区国军伙食费（储币）五千万，主食米壹百石，向各乡镇殷商富户、有粮户为筹捐对象，限9月5日运解县府。

三、目前急需军粮七百石分配到各乡：南屏乡90石，漕泾镇95石，蒋庄乡120石，迎龙乡180石，崇缺乡95石，东门乡160石，金山嘴乡32石，南塘乡110石，山阳镇、津塘乡业已缴足七成。

他们用农民的血汗钱来屠杀农民，把农民所得的斗争果实变本加厉地从农民身上夺回，这是统治者反扑的一大特点。

六曰“防患”。

为了防止农民运动进一步扩大，钟灵密令各地要采取应变和防患措施。如就地驻军，配置特务队；严密保甲制度，重新调查户口；加强报告制度和告密制度，在各地设立告密箱等等。他们认为，如此一来，就可以高枕无忧、天下太平了。

丑 剧

这次农民运动锋芒所指，是地主豪绅、贪官酷吏和走狗爪牙。这些鱼肉百姓的败类，都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据统计死亡者有：

叶榭区：伪区长1人，指导员1人，书记1人，区丁1人，税务主任1人，税务员1人，雇员1人，征收员3人，军粮处职员4人。

亭林区：乡长4人，保长2人，税务员1人，干事1人，事务员1人，站丁1人，勤工1人，乡丁2人，乡警3人，保丁1人，情报员2人。

漕泾区：征收员3人，征运员2人，催征警5人。

共43人。

这些人被杀了，被埋了，人民拍手称快，而反动阶级的人却如丧

考妣。漕泾区区长金述谦在8月31日纠集18人作发起人，在区内发出题为《遭难同仁募捐筑墓建墓启事》。其文甚妙，录此共赏：

溯自抗战以还，八年于兹。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战区同胞实为遭难。追昔抚今，能勿凄然。惟敢终胜，强权侵略，必竟倒戈，启我华夏，有史以来未有之大胜利，端识吾贤明领袖之指南，与夫吾可敬可爱同胞之可勉。

然则战场将士腥血未干，吾漕泾区之工作同志，惨遭死亡为最。缘本县沦陷八年以来，人民水火，艰苦难名。及自县政推进，全靠吾漕泾热血同仁之见义勇为，当仁不让，不意敌伪奸险，煽惑无知，蔽我工作同仁，垂丧其生，细念同仁，为国宣劳，迄遭惨死，有不知其谁，为谁伐者！呜呼！同仁遭难竟不在停战之先，而竟终丧生于将行停战之时，命也敬也。综惟死者不可复生，而忠魂白骨忍令无惨，是为启请吾漕泾区士绅及各界热心人士，见仁为仁，慨而解囊，并订于九月十五祭悼建墓，渡奠忠魂筑墓勒石，以安九泉。

这还不够，紧接着金述谦在9月1日总字第78号《为遭难同仁募捐筑墓勒石建墓》的呈文中又哀鸣：“属区此次亟遭民变，工作同仁，惨遭阻击，尸骨迄有未知下落者，亦有因暴民击斃面颊，无以探悉姓名者，甚有因被敌擄杀无从查探者。现查遭难同仁，有知名与未知名之尸体，草埋路畔田陌，仅免尸骨曝露，尚非万全之策。职等目击心伤，爰与属区士绅，拟募款筑墓勒石，以致哀思而慰英灵。所有筹各请赐予募款，以安死亡同志。”于是松江县政府及时发出“指令”。“指令”中说：“呈‘遭难同仁募捐筑墓勒石建墓’悉，应改为‘漕泾区因公殉难同仁勒石筑墓’，仰即更正。”刽子手成了“见义勇为”的“壮士”，农民反成了“无知”的“暴民”。人鬼颠倒，一至于此！

英 名

此次农民暴动，前后共十天左右。斗争的形势，似急风骤雨，是摧枯拉朽，打得封建地主阶级落花流水。但在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中，不少优秀农民被枪杀、戮死、活埋。有案可查的有：

漕泾区：被戮死的17人，计：

张阿校，男，20岁，现护塘10队人，被匕首刺死在棉田里。

张阿松，男，38岁，现护塘10队人（张阿龙父），在泗河逃命时用梭枪被戮死在河滩上。

张祥根，男，36岁，现护塘10队人（张梦云父），在泗河逃命时抓住，被匕首戮死。

陈阿志，男，35岁，现护塘10队人，被匕首戮死在牛棚里。

蔡培根，男，26岁，现护塘 队人，被匕首刺死在台基桥东面荒地上。

蒋阿校，男，26岁，现蒋庄一队人，被匕首刺死在 桥边河滩上。

胡阿毛，男，13岁，山阳汀南人，张阿龙内兄，帮阿龙挑水被抓，被匕首戮死。

时海林，原蒋庄乡，现山阳六队人。

沈阿五，原蒋庄乡，现山阳七队人。

沈仁贤，原蒋庄乡，现山阳七队人。

陈吉林，原蒋庄乡，现山阳十二队人。

顾伯云，原蒋庄乡，现山阳华新长兴队人。

汤阿美，原蒋庄乡，现山阳华新长兴队人。

严阿祥，原蒋庄乡，现山阳华新长兴队人。

严水云，原蒋庄乡，现山阳华新长兴队人。

傅秋余，原蒋庄乡，现山阳华新长兴队人。

马纪相，原蒋庄乡，现山阳华新长兴队人。

张泽被抓去11人，施宝才被杀。

叶榭区，捕杀二十多人，其中有顾杏生等；有十多人被关押在苏州，到解放后才释放回家。

被活埋的，计：徐大治，后岗乡人。

姚象法，胥浦乡人。

另从爱国村抓去五个农民，把他们枪杀在祝家港畔。

屠杀了如此之多的农民兄弟，但地上的斑斑鲜血绽开出要求翻身解放的艳丽花朵。

丧 钟

这次吃共饭的农民运动，蔓延地区之广，攻击声势之大，为金山历史上所罕见。这次运动唤起了民众，使农民认识了自己的力量，也使社会上的进步力量意识到团结农民与反动力量作斗争的重要性。这次运动动摇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扫尽了他们的威风，敲响了这个阶级末日的丧钟。时隔四年，金山解放。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真正挺直了腰板，在土改斗争中斗倒地主豪绅，才扬眉吐气地过上太平的日子。

潘梦林 钱荣国整理

两浦支队

一、建立经过：

1946年到1947年间，国民党对苏北解放区实行全面封锁。为解放区搞地下交通的张金根同志，他的活动受到限止。但作为共产党员，他没有退缩，却知难而上。张金根同志在1947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为中共特别党员），受华中军区海防司令部政委兼党组织书记吕炳奎同志的单线领导。1945年前，他早为浙东新四军运送军需物资建立了一条海上交通线。新四军北撤以后，为了尽快打通与苏北的水上运输，根据形势需要，在上海开设宏泰运输行为掩护。任务是：一、组织枪支、弹药、药品等物资运往苏北；二、护送往来于上海——苏北间的革命干部；三、策反丁锡山起义。由于叛徒刘宝山的出卖，1947年12月23日，张金根和地下党负责人虞天石在上海被捕入狱，转解到南京特种刑事法庭。在刑讯中，张只承认为受雇用船只，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被定为“帮共叛乱犯”，处有期徒刑八个月。至1948年9月初刑满释放。在出狱前，按虞天石同志指示，回上海后尽快去苏北找党组织汇报被捕经过。如一时无法找到，应不失为一个共产党员，继续为党做好工作。

当时，国民党对海口封锁十分严密，张出狱后经过几次努力，意图恢复海上交通线，没有成功，反被敌人发觉，结果宏泰运输行被查封，张金根同志本人亦被通缉。1948年底上海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时期。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找到了原华中海防司令部联络员林正（原名周静，与党也已失去了联系），一起分析了全国形势：淮海等战场我大军节节胜利，浦东总队不断开创了新的局

面，我应抓紧时机，到漕泾沿海地区去，开展武装活动。张等计划在浦南立足以后，再向浦北发展。部队暂名“两浦支队”。于1948年底回到漕泾，並得到地下党肖斧的支持。通过秘密活动，他物色了原在宏泰运输行搞过海上交通的可靠人员张志良、范修德、庄萃贤、杨兆雄等人，並分头到奉贤、松江、金山一带进行活动。为了扩大影响，有利于开展工作，张金根同志毅然公开了共产党员身份，策动乡镇自卫队武装起义，以迎接全国解放。此时有金山卫人肖球，原系丁锡山的亲信，倾向革命，得悉张金根筹建两浦支队，主动找上门来，当即委为第二大队长，分工在原地活动。

1949年3月，“两浦支队”正式成立，张金根任支队副，参谋范修德。组织系统如下表：

